

散落在饮食里的年少时光

王纪金



没有一个霜天是孤独的(外二首)

贾璋岷

一阵白霜 浸淋着冷气
铺开冰凉季节的素布
仪式 就在那一刻举行
然而 你不寂寞你不孤独
霜降无声 涂抹冷餐的奶油
落下来 估计在遥远的高处

畅快地呼啸 却在地面哽咽
还好地面散落着露珠
这里那里 随地都有注视的灵感
东边西边 闪烁着温暖的泪目

即便夏的终结 乐曲也不发涩
那是通往来年的洁白之路
况且 仪式启动了新的季节
徐徐铺展 草地上的霜光
虽然寒冷 但有暖意回顾

落叶

花树上 仍然有鸟在声声鸣叫
却啼不出花的明媚
因为 那已经是遥远的念想
连绿叶都在准备隐退

秋风 卷起一段问候来了
问候的声音 惊落枝头的露水
寒露是晶莹剔透的记忆
她不会成为季节的眼泪

落叶的声音 把秋寻找
声音化作蝴蝶 一片片地发脆
树根的共鸣 在地底膨胀
蝴蝶的鳞羽 朝地面旋飞

丛林深处 可曾看到那只飞鸟
啼叫如同笛箫叩开心扉
怕落叶找不到回家的路
就这样 读懂了霜天的温度
记住 朝着一个方向回归

大雁踪迹

枫叶把秋云的脸涂红
露珠在枝头闪烁
枫叶枝上的远方
掠过一行大雁的鸣叫

天空没有留下痕迹
雁声仍然在几处招摇
甚至 当雁声远逝天边
那韵律 却在我的心头飘

花语已经开始沙哑
夏天的灿烂 唱不出新音调
新燕是春回大地的标配
雁阵是霜冷长河的符号

没有大雁的踪迹
天空也不曾寂寥
把冷菊的心事说完
依然是关山叠叠万里晴霄

大雁飞过的每一处风景
都会有露珠一路闪耀
大雁知道天空不会记住它
便以这种方式 留下相思的缱绻

鹧鸪天·边城寒秋

刘国强

风吹边城透衣寒，一声羌笛散云间。
千山几度雁回首，梦在天涯人鬓斑。

叶片片，水湾湾，银河飞玉入杯盘。
诗书饱学输林愧，舞作霓裳醉后看。

不完。当然，两年后，物价上涨，食堂菜肴价格也略有提高。其他学校的朋友到师大来看我，我没钱请他们下馆子，就请他们吃食堂，他们说：“食堂伙食这么好，何须下馆子？”大学同学聚会时，大家总要对师大的伙食礼赞一番。我读书生涯的句号处，有一种香味，和书香一道，钻入骨髓，成为了我生命中永恒的温馨记忆。

梁文道说：“所有写饮食的文章，写到最后都成了怀旧。”是的，真正让我们牵肠挂肚、念念不忘的，并不是饮食本身，而是我们曾经的年少时光和人生的百般滋味。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在与食物重逢时瞬间醒来，那些温暖而酸涩、甜蜜而惆怅的情怀，在我们心间酝酿出深沉的感动……

方法非常好，我们纷纷效仿。到现在我还经常让老婆给我做大蒜炒豆腐泡，但老婆往往会往里面放很多五花肉，儿子喜欢吃肉，我吃大蒜豆腐泡。不知怎的，这道菜我久吃不厌，吃着吃着，眼前就闪过高中时苦读的情景，也许，我吃的不仅是菜肴，更是情怀，是向往昔纯真而又充满奋斗激情的岁月致敬！

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后，我感觉味蕾得到了非常满意的刺激。师大的大包子最让人难忘，五角钱一个，个大，有平常包子两个那么大，馅料饱满而鲜美，有一大坨肉和半个鸡蛋。大排，算是比较贵的菜了，也是五角钱一份，一根细肋骨连着一大块瘦肉，美不胜收。当时，学校每个月给我们发47.5元的伙食费，有些女同学当月用

脏)洗净切好，放锅内一起炖烂乎，再下入焯好的猪血。待熟后，母亲给我们每人盛一大碗，母亲总是将颈脖肉切得很大块，我们吃起来非常过瘾！参加工作后，我在饭店里吃过几回杀猪菜，总吃不出童年时那种美滋滋的感觉来。

读高中时，我在寄宿学校。那时候，我们习惯早餐吃米饭，米饭能扛饿。大家用一个铝饭盒盛饭菜，饭和菜打一块儿。我宿舍一位同学发明了一种节俭的方法：早上买好米饭，打一份四毛钱的大蒜炒豆腐泡；菜里面有点肉，还有很多汤汁，回宿舍后，把米饭上的菜全拨到备好的玻璃罐里，早餐就吃汤汁拌米饭；午餐时，只买饭，不买菜，菜就是早上拨在玻璃罐里的大蒜炒豆腐泡。这个

籽儿，吃外面的那层果皮，味道酸酸甜甜。阳春时节，山里随处可见刺泡儿，刺泡儿就是山莓，酸甜多汁，很好吃。现在生活好了，孩子们对这些野果子恐怕知之甚少。

童年时，我还喜欢吃一种自制的零食——辣咸菜。取一个晒干的红辣椒，从蒂部剪开一个口子，掏空籽儿，往里面塞入咸菜，滴入两滴菜籽油，然后开吃，味道酸咸微辣，我觉得很香。我告诉儿子这个吃法，他瞪大了眼睛觉得不可思议。

当然，最难忘的，还是杀猪菜。小时候，我经常要打猪草喂猪。家里杀猪，是我最快活的时刻，因为可以美美地吃一顿杀猪菜。杀猪菜的做法很简单，母亲将猪的颈脖肉（这个地方的肉不值钱）、肝、小肠、连贴（猪脾

今年的桂花开得晚，国庆前后，熟悉的桂香才姗姗来迟。

已过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许多写过的东西可以不写，唯独面对桂花，每每有再次拿起笔的冲动。桂花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心坎，是每到仲秋，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的一种情结。

所有的花草之中，我最爱桂花。可能我爱桂花到了骨子里，就像九方皋相马，年复一年面对桂花，我不再拘囿于它的外形花簇，只要一缕幽香，一缕飘渺无形，不知从哪里来，或者掩映在夜色里的幽香，便已足够。也不再执着于“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咏赞，或是“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的情境，更多的是“人与花心各自香”的相互交融。

是的，年岁越长，就越抛开那些外表的东西，越渴望深入其中的精神内核。去年在南京，我与桂花有过两次亲密接触。一次是在西安门。徘徊在爬满青藤的城门下，嗅着浓密的桂花树丛散发的郁香，看周围往来的人群从容地享受生活，我恍惚褪尽了身上的年轮，穿越回二十多年前那个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求学少年。一切既已发生，一切又似乎没有发生，只有那馥郁的桂香，还是那么的熟悉亲切。还有一次是夜走内秦淮河沿河步道，往返十几公里，一路清风明月，光影婆娑，间以阵阵袭来的桂花幽香，流连忘返之余，竟不知今夕何夕。世间的烟云和纷繁的俗务在此间消散了，真想就此驻足不前，化作万千桂花树中的一粒游子，长相守在这没有掌声但有灯影的秦淮河畔。

多少变迁，多少芳华，都在似水的流年中不见踪影，不变的只有那一缕幽香。桂花虽茂密，却也经不起风雨的催打，就像今年，本来开得晚，又遭遇降温下雨，听窗外滴答的雨声，我总担心枝上的花蕊所剩无几。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多余，虽不及预期，但花香仍在，尤其是河边的两棵桂树，一如既往缀满金黄的花瓣，芬芳一如从前。

于是明白了朱熹那首《咏岩桂》蕴藏的深意。所谓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原本不是单指桂花，而是它植根的岩层，以及包孕它们的岁月。是像岩石一样坚硬且有着清晰纹理的岁月，一层层，一摞摞，在时间的积淀下百折不挠，遇挫弥坚，迎着我们的视野心境开出了最绚烂的幽香。这样的桂花，岩岩如孤松之独立，肃肃有松下之风，是不惧任何风吹雨打和江流石转的一株香魂。

纵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变的是一颗爱桂花的初心。每一朵花都好似住着一位好朋友，承载着我的青春梦想，人生芳华，爱与歌，喜与悲，无论得到的，失去的，都能从中找到映照，寄托，拼接属于一个人的花好月圆。

有桂花香如故。我愿学着陆放翁，把他对沈园的深情，倾注到永远芬芳的桂花之中。某种意义上，桂花就是我的沈园，陆游写沈园写到八十多岁，而桂花，我希望也能一直写下去。



秋色太行

白英 摄

故乡的秋

熊代厚

时令已过寒露，天渐渐地凉了，故乡熟悉的秋天也来了。

门前的山坡上青黄，山下溪水变得清亮，一直向西流去，在阳光下闪着光。

马路两边的栎树，金黄的花落了一地，但它的枝上又挂满了红色。其实，那不是它的花，而是它的果，一到秋天就是这样。

小河里有几只大鹅，一会儿昂起头，引吭高歌，一会儿低下头在水里慢慢地游，红掌拨着清波，清波拉着长线，在夕阳下闪动。

院子里最丰富，赤橙黄绿青蓝紫。两棵桂花都开了，东边的是银桂，西边是丹桂。白的，红的，满枝满桠，无需有风，香气一阵一阵地透来，香中混合着一丝甜味。

阴晦的天空，下了几场连绵的秋雨，老北风来了，气温终于降低了。秋水，还有红枫、乌桕，净明了天空。红薯、土豆、花生，一窝一窝的，肉红、青白和麻灰，高高兴兴与世人见了面。三春赶不上一秋忙。乡亲们用头天晚上熬好的西瓜酱和捣好的蒜泥，带上瓶热水和一掬汽水瓶，在清晨的露水尚未消散，晨风里还弥漫着清爽湿润气息的时候，早早下地。收割机轰鸣着唱起赞歌，“突突”一个来回，车头上卸车，装满蛇皮袋，搬上三轮车运回家。机器一路响着，一路朝前奔着。稻子收完了，犁好土，开好厩

沟，种上小麦、油菜。

春耕夏耘汗湿土，才有秋收与冬储。梨子和苹果脸上泛着红晕，清脆香甜；柿子变得通红，高高地挂在枝上，像一串串美丽的红灯笼，显现满足和喜悦的景象；枣儿从树枝上摘下，没有了丰腴之气，只留下稀疏的树叶透着斑驳的阳光，待几场秋风过后落尽残叶，来年春天重发生机。不论是叶片上沾满水珠，或者直射的阳光把庄稼晒得耷拉着头，幼嫩的禾苗又会精神抖擞，蓬勃地散发着生机。

乡亲们忙忙碌碌地收拾园子里

我栽树都是成对的，东西各一棵，两两相对，默默相望。

两棵杏树的叶子似乎正茂，绿得有些发黑。它们春天结了那么多的杏子，一点都没伤元气，伸展的枝条，蓄积着明年的力量。

两棵紫薇也开着繁密的紫花，花的中间是黄色的蕊。微风轻起，花团轻摇，似乎在向我致意。

柿子红了，今年的柿子结得特别多，采了好几次都没有采完，仍有许多在树梢上，像是一盏盏灯笼，高高地挂着。

上周采下的柿子，放到现在，熟透了，红得像水晶一般。果蒂自己脱落了，成一个小凹槽，用指甲轻轻地挑开，红亮晶莹，几乎能流动。缓缓地吸一口，流进每一条齿缝，渗进每一

粒味蕾，甜蜜中有着一份微凉。

石榴也红了，全部裸露出光光的身子。虽比不上街上卖的那么大，但一个个很结实。母亲说它们是“铁蛋”石榴，硬得很，靠手是剥不开的。摘了一个，用刀背敲了一下，暗红的籽暴露出来，特别地甜，比街上卖的任何一种都要甜。

它的甜，和柿子的甜不同，柿子的甜是一种浓汁的醇厚，石榴的甜是一份甘霖清纯；柿子的甜在口中慢慢地蠕动，石榴的甜是一份小小的滋润。

靠着院墙的是菜地，种着各种菜，一片的绿，油油地放着光，感觉比春天还蓬勃。

大蒜秀气得很，像豆蔻的少女。空心菜苗壮，分明是小伙子。黄豆有

些老了，但有着一份饱满。山芋也插了苗，埋着头一个劲地疯长。

洗澡花也不甘示弱，卖力地开出粉红的花，散着奇妙的香。这香，描摹不出，不是梅香，不是荷香，也不是桂香。到底什么样的香？只有你来了，闻过才知道。

我有些迷糊，这不是秋天吗，怎么满院的生机？

那只大公鸡来了，带着六只母鸡，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笃笃笃地，睥睨一切。它扇动了一下翅膀，伸长着脖子，高亢地叫了一声，好长时间才落下音。

如果你不明白“高亢”这个词，那到我老家来，听听这只大公鸡的叫声。它的叫声唤醒我沉睡很久的东西，让我感觉故乡的秋天过后是春天。

气温骤降，原本欢快鸣叫的蝈蝈停止了鸣叫，蹦蹦跳跳的蚂蚱也不知道藏在哪里纹丝不动了，但还有鸟飞来飞去。麻雀、黄莺，叽叽喳喳地吵闹，或是喧哗跳跃，梳理羽毛。它们砰的一声齐齐飞出，升腾着，像炸了锅似的散开。

多么美妙的秋天啊，落叶纷飞，喇叭花努力张开笑脸，落叶渗入泥土，化为淤泥，丰盈新的生命……秋天的收获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资本，“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富饶的家乡土地啊，怎么样也不能让田园荒芜……

的蔬菜，茄子、豆角、苦瓜、倭瓜……切片以后，丝袋上、晾衣绳上，铺的铺、挂的挂，全是晾晒的秋菜和满院子好闻的青菜香。霜前萝卜霜后菜。萝卜在下霜前起收，在秋末腌上一大缸白菜、萝卜干，留在冬天和开春青黄不接时吃。还要做一坛“臭酱豆”，把黄豆放在锅里煮熟，放进蒲包里扎紧口，放在草堆里发酵，一周以后，倒出黄豆，加上盐开水，放进生辣椒，味道独特而鲜美。收获的新米，煮成稀饭粥，糯糯的，软软的，表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面油，整个屋子弥漫着迷人的米香。

有桂花香如故

张凌云

张凌云